

切尔诺贝利的惨白月光

□ 胡艳丽

对这种远超我们理解的“科技”事件，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为什么人祸之后，还有继续衍生的人祸？人类数千年的文明究竟为何会种下这样的苦果？

没有真相，也就没有答案。科学问题，很多时候需要政治作答，如果说第一重灾难缘于人类的贪心、痴心，是科技加社会之祸，那么第二重灾难，则是国家政治之祸，它拷问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见证的是执政当局对民众生命以及尊严的态度。

书中的悲哀是无尽的，人们对灾难的想象、痛恨、怨尤是无尽的，但是然后呢？一切又突然嘎然而止，没有答案。本书作者是以纪实文学的笔法，真实记录了被访者对事件的回忆及看法，其中有近乎歇斯底里的发泄、有对灾难的恐惧、对当局的控诉、对自身命运的反思，以及痛彻心扉的情感奔涌。当这些个体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反应出的是整个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大部分真相，但整本书仍然缺失了真相最重要的一角，那就是隐在幕后的执政当局本身应发出的声音。书中呈现的大部分是执政当局隐形的力量作用于当事人身上产生的投影，鬼影昭昭但却无法伤其魂魄。书至最后，我看到的更多是那些愚忠愚孝的当官官员对统治者罪恶的延续，是一群失去了自我意识的人，无可避免的“命运”悲剧，以及在“命运”操控下还将世代延续的悲哀，而魔鬼始终隐藏在幕后。

时至今日，核泄露的危机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没有人敢给出确切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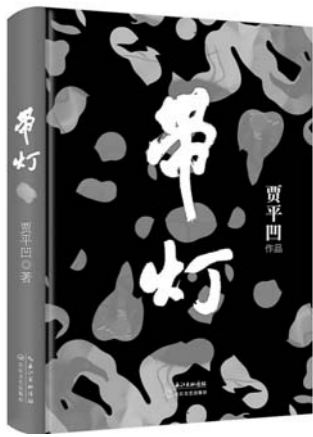
本书的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记者出身，她以独特的纪实风格，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至今已获得多项国际奖项，但她却不见容

于她的祖国白俄罗斯，她的作品并不被祖国的人民所熟悉。今年10月，在世界文学殿堂里她终于斩获了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凭此光环荣耀，那些被掩埋的作品，连同切尔诺贝利灾难、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等大事件也将再次回到世人的眼前，接受世界的审判与探寻。

文学要拥有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本身就是对这个残忍世界的抵抗与揭露。笔者以为此次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还是颁发给了一种奋力抗争、揭露事实、反抗强权的精神，是对纪实文学、纪实文学作家的一种致敬。作品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远大于其文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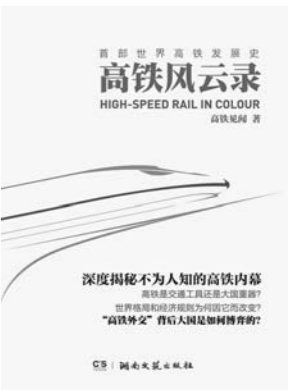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花城出版社

新书导读



《带灯》
贾平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贾平凹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在小说中，众多的男性都是为女主人公带灯的需要而设置。不仅如此，带灯这个女性也明显不同于贾氏以往笔下的女性，她身上体现了更多超越女性的一些人性魅力。



《高铁风云录》
高铁见闻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高铁是怎么诞生的？世界格局和经济规则为何因它而改变？“高铁外交”背后大国如何博弈？作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本介绍高铁历史的图书，该书深度揭秘了不为人知的高铁内幕。



《小小少年》
张中军 著
现代出版社

这是一部适宜于8岁至18岁的少年儿童读物，集中收录了儿童文学作家、青年诗人张中军写给孩子们的诗达160首，这些儿童诗充满了童心童趣，语言质朴，灵动可爱，想象丰富，深受中小学生的喜爱。这本儿童诗集是他经过多年积淀，再次献给小读者的又一部倾心之作。

微纪元

□ 夏天

《微纪元》是刘慈欣领衔的一部科幻作品集。该书以刘慈欣签约影视的《微纪元》为主打。在《微纪元》中，刘慈欣为我们展示了人类进入“微时代”后的种种神奇而又不可思议的未来场景：数万年前，因为太阳的异常爆发，整个太阳系陷入火海之中，地球上的温度高达4000多度。人类为了种族延续，数万艘飞船在大难来临前飞向太空，去寻找新的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但几乎所有宇宙飞船最终都葬身太空！几万年后，只有一艘飞船飞回地球。但回到地球的宇航员惊讶地发现，这时的地球上已没有了与他相同的人类，代之而起的，是像蚂蚁一样小的微型人。那些人虽小，但智商却超高，而且他们的心理特点与思维方式与此前的人类已有很大不同……面对这些微人，返回故土的飞行员又该何去何从？

作者刘慈欣是读者关注的科幻作家，他的《三体》三部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为全世界科幻读者所追捧。2015年，刘慈欣荣获“雨果奖”，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

刘慈欣曾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文学，它把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供读者欣赏，而其中最具有魅力的往往是那些最不可能的可能性。而在这个神奇的宇宙中，任何看似不可能的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

刘慈欣的作品向以创意独特，出人意料著称。而中国科幻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王晋康则以冷峻峭拔、直抵人心见长。在《微纪元》一书中，王晋康的《七重外壳》作为压轴力作亮相——主人公进入比现实更真实的虚拟世界，本意是想发现虚拟世界中的程序Bug，结果进去之后，几番折腾，竟发觉自己已经深陷虚拟世界难以自拔……在这里，王晋康为我们展现出一种更接地气的可能，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虚拟空间的四维世界极有可能会为人类提供一种崭新的生存空间。而这种空间，事实上目前就在建设之中……

对于人类来说，幻想永远是宝贵的财富。百多年前，著名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设想了一系列“先进”的科技和未来世界的发展状况。那些幻想在当时人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可是百年后的现在，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了现实。不能说是幻想造就了发明和进步，但它的确起到了引导和启迪的作用。

《微纪元》
刘慈欣 等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浮躁尘世中的一剂清凉

□ 王刚

修饰但价值极高的文学作品。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自然是不希望这样的曾国藩被研究者神化、学术化，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曾国藩！作者在本书中恰恰给了我们这种感动！不仅独家阐述陶铸作风是曾国藩的成功基础，系统揭示培养人才是曾国藩的最大贡献，更用大量的篇幅重新解读了晚清危局中社会精英的责任与使命。

于是，我们了解到曾国藩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崇尚理学的人士，却勇于突破封建体制，将新思想汇进民众的心里，从多个维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改变时局。曾国藩留给后世的财富颇多。不仅在世时，中兴将帅，什九湖湘；名臣能吏，半由其门；朝廷乏人，取之公府。他去世后，“五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到了二十世纪，他依然是政界楷模、军界先驱，深受毛泽东和蒋介石等人的赞誉。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深思付在权力斗争和道德修养之间，他是如何做到了游刃有余？

把青春唱完

□ 禾刀

寂、混乱、随意、放纵、无奈、平淡，还有眼神中普遍难以觉察到的生活贫瘠。即便同样面对激情四射的摇滚舞台，高原往往会选择跳出光鲜的观众视角，选择从摇滚歌手的侧面或背后进行光影阐释，并别有深意。

在一幅静物照片里，一个正在表演的舞台背后，居然安放五个找不到主人的啤酒瓶——其实它们不需要特定的主人，所有摇滚人都是他们的主人。与西方许多摇滚歌星迷恋烈酒刺激不同，啤酒的温性或许折射出中国摇滚青年激烈背后的某些温润与内敛。

与面向空旷的博大舞台相比，高原镜头里走下舞台的摇滚人往往透射着一种空间的逼仄感。除了铺满画面的躯体，还有杂乱无章的器件，既有音乐的，也有生活的，还有一些根本不知什么用途的，反正随意堆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空间里，摇滚歌手们见缝插针地酣睡、聊天、小憩、嬉闹。

逼仄的空间根本挡不住他们奔放的年华，哪怕是游走于远离大都市的一次不怎么起眼的小走穴，面孔乐队也会在这片小天地充分燃烧

自己的满腔激情。当我们走出摇滚，随着高原的镜头逐渐伸向摇滚人背后的生活时猛然发现，那时的窦唯还是小鲜肉，许巍还很青涩，老狼略显羞涩，何勇依旧贪睡，倒是崔健不多的照片上依然可见浑身上下散发着游子般的随意与沧桑。摇滚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摇滚，走下舞台的摇滚歌星们迅速淡忘了舞台上的灿烂光芒，平淡得形同路人甲。

记得张楚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唱道：“青春含在你的眼里\幸福写在我的背上\尽管不能心花怒放\嘿、嘿、嘿，别沮丧\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并不只是用来怀念的。照片是历史的定格，高原的这些照片，有助于我们从中找到灵魂深处最为本真、最能激发青春活力的信息。从这层意义上讲，怀念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摇滚，就是怀念我们逝去的自己的青春。

《把青春唱完》
高原 著
中信出版社

速读

蒋勋的“舍得，舍不得”

□ 碧思 整理

清明而没有杂念。

艺术创作，还是在人的品质吧。没有人品，只计较技术表现，夸张喧哗，距离美也就还远。弘一大师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就是这意思吧。

阿内学篆刻，有他自己的趣味，像他凝视一朵花一样，专注在字里，一撇一捺，像花蕊宛转，刀锋游走于虚空，浑然忘我。

2012年，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入选了美国国家画廊甄选的“40 under 40”——美国境内四十位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艺术家，要在华盛顿国家画廊展出作品。

我听了有点感伤，不知道阿内这样不张扬的个性，如果留在台湾，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机会被发现。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感伤地问：阿内，你快四十了说。

啊，我记得的还是那个十八岁蹲在校园树下素描一个蝉蛹的青年啊。

神话世界的肉身故事

永世不再分开，是说肉身的离不弃吗，还是说心灵的牵挂缠绵？那像是神话里的故事，像普罗米修斯把火带给人类，因此受诸神诅咒，惩罚他的肉身，永远锁在悬崖岩壁上，每日被兀鹰撕开胸膛，啄食肝脏，夜里复原，次日再受撕裂啄食的剧痛。

跟普罗米修斯锁在一起的，几世几劫，只是无天荒地老坚硬冰冷不动情的岩石。

后来，赫拉克勒斯来解救他，为普罗米修斯剪开铁链，但是，为了要瞒过诸神监视，就让一块岩石跟普罗米修斯永远锁在一起，永远不会分开。那是诸神的锁，是永世的诅咒，永远打不开。

普罗米修斯身上那一块永远解不开的石头，常让我想到《红楼梦》一开始丢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一块石头。

脑，多半看不懂神话。

如果有一天，最亲的人忘了你

许多身边朋友都在谈老年失智的问题了。许多年前，失智的现象还不普遍，偶然一位朋友惊讶痛苦地说：父亲不认识他了。

我也讶异，因为一直到老年往生，我的父母记忆都还极好。大小事情都条理清晰，更不可能不认识自己最亲的儿女家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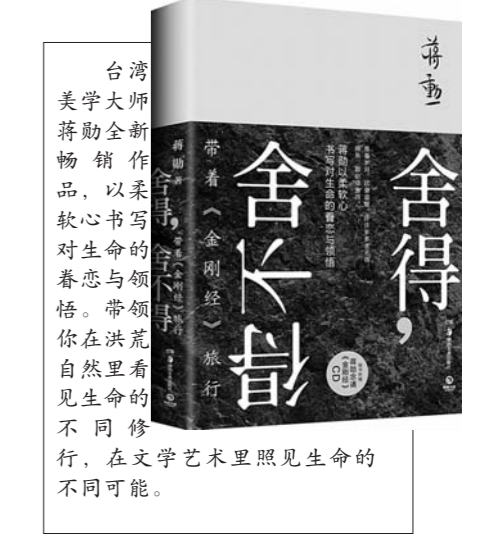
但是，确实发生了。我的朋友坐在客厅，许久不讲话的父亲突然转头问他：“你是谁？为什么一直坐在我家？”

2012年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国电影《爱》（Amour）。一对老夫妇，妇人在餐桌上忽然记忆中断，停滞了一会儿，又恢复了。接下来接受治疗，身体开始局部瘫痪，行动困难。妇人是音乐家，意识清楚时敏感的心灵无法接受医院的治疗方式，要求爱她的丈夫不再送她去医院。丈夫答应，但是，接下来的情况愈来愈恶化，洗澡，吃东西，一切行动都愈来愈困难。一个年老的丈夫独力照顾一个衰老病变的妻子的身体。

一部真实而安静的电影，导演、演员都如此平实，呈现一个生命在最后阶段无奈又庄严的悲剧。

许多悠长缓慢的镜头，静静扫过一对夫妻生活了数十年的家。人口玄关，悬挂外套的衣架。客厅里的钢琴、沙发、餐桌。厨房的洗碗槽、水龙头。卧室墙上荷兰式风景的画，从窗口飞进来的鸽子，午后斜斜照在地板上的日光。

我忽然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描述过让人难忘的画面——一个得了失忆症的村落，人们用许多小纸条写下“牙齿”“门”“窗户”“开关”“锅子”。把一张一张小纸条贴在每一个即将要遗忘的物件上——预先防备，失忆的时候有这些小纸条上的字可以提



醒。

马尔克斯经历过亲人失智的伤痛吧？才会用文学的魔幻写下这样荒谬而又悲悯的故事。一个朋友常常丢下繁忙的工作，匆忙赶夜车回南部乡下去探望年老的母亲。然而母亲看着她，很优雅客气地说：“您贵姓啊？”“要喝茶吗？”她就知道母亲不认识她了。她忘记了女儿，却没有忘记优雅与礼貌。

有一个朋友极孝顺，多年来她为母亲买了很多贵重的黄金珠宝首饰，存放在银行保险箱，偶然有宴会取出穿戴一次。母亲失智以后，常常惦记存在保险箱的珠宝，焦虑不安，吵闹着要去检查。孝顺的女儿就陪伴母亲到银行，取出珠宝，一一数算过一次，没有遗失，重新放回保险箱锁好。但是，这个失智的母亲刚回到家，立刻忘了刚才看过、检查过珠宝，又开始焦虑不安，吵闹着要立即到银行开保险箱。她的孝顺女儿说：“妈——你刚看过……”虽然我孝顺的朋友也一样无奈万分，疲惫不堪，要陪着老母亲一次又一次跑银行，但是因为母亲还认识她，好像她的无奈里还是有一种幸福。

《舍得，舍不得》
蒋勋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